

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与“死亡”委婉语表达的不同

梁志坚

所谓委婉语(euphemism)是指人们在语言交际中运用一些温和的、令人感到愉快的、吉利的、间接的词语来替代一些让人听起来感到难听、可怕、痛苦、不吉利或失礼的词语。

死亡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理现象,没有人可以避免。克雷洛夫说:“虽然人生充满了苦恼,可是死亡却更加苦恼。”死亡不仅使人心中充满苦恼,甚至还会让人满怀恐惧,“临其穴,惴惴其栗。”死亡无疑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生物出于本能无不极力趋避这一无可改变的命运。对死亡命运的趋避使人们对死亡产生了禁忌心理,在语言方面的表现就是“死亡”委婉语的出现。因此中西方语言中便有了许多“死亡”的委婉表达。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其形成与生死观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无一不是基于某种生死观念而发展起来的。宗教对于生与死的问题是最为关注的,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指出:“若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亦就没有宗教了。”这个论断可以说抓住了宗教的实质。正因如此,诸多的“死亡”委婉语中有不少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因宗教背景的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宗教色彩。汉民族与英语民族具有不同的宗教观,而不同的宗教观也就必然体现在英汉“死亡”委婉语的不同上。

一、西方基督教文化与英语中的“死亡”委婉语

西方国家多信奉基督教,基督教教义是全社会奉行的道德准则,因此英语语言中大量的“死亡”委婉语源自《圣经》或其它与基督教传说和典故,折射了基督教的人生观及其对死亡的宗教解释。上帝用泥土造人,因此人的死去便是“重归泥土(to return to dust/ earth)”了。人生来就有罪,必须赎罪,他的死便是“偿还大自然的债务(to pay the debt of nature)”。

上帝乃万物之主,因此人的死乃是“应上帝之召唤(to be called to God / to answer the final summons)”,且须“交上自己的账本(to hand in one's accounts / to be sent to one's account)”;如实地禀报自己的一生的所作所为,听候上帝的“最后审判(the Last Judgment)”,只有那些一生行善者,方可见着冥河——斯第克斯河(the River Styx)上的船夫卡戎,“向卡戎打招呼(say hello to Charon)”,“雇请卡戎(to pay Charon)”将自己安稳地“渡过冥河——斯第克斯河(to cross the River Styx)”,“拜见守卫掌管天国大门钥匙的守护神圣(彼得(to pay Saint Peter a visit))”,“进入天国(to go to heaven / paradise)”,“获得天国的荣耀(to be promoted to glory)”,也就能“与上帝在一起(to be with God)”,“跻身于天使之中(to join the angels)”,

可以“加入到天使们的唱诗班中去 to join the angelic choir), 可以“安睡在上帝/耶稣/亚伯拉罕的怀抱里”, 既然“回到家里自由自在 be home and free), 可以“心安地休息了 to rest in peace)”。人这一死就“魂出躯壳 to yield up the ghost)”, 死是使人从短暂的、有限的、肉体的、罪恶的、不自由的生活转变到“精神”“天国”中永恒幸福的转折点, 肉体虽死, 灵魂却得以“永生 to launch into eternity)”, “名字永远留在永生簿里 (to have one's name inscribed in the Book of Life)”, 就这样人生“得到了最后的报偿 to go to one's final reward)”。

二、中国的多元宗教文化 与汉语的“死亡”委婉语

宗教对汉民族生死观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原始社会, 鬼魂崇拜作为人类普遍的一种古代宗教形式在中国曾经相当发达, 鬼魂崇拜的理论依据是灵魂不死说, 死亡被认为是肉体的毁灭, 而灵魂则还活着, 只不过转世到了彼世罢了。这便是汉语中“去世”、“逝世”、“辞世”、“转世”等“死亡”委婉语的渊藪。

对汉语中“死亡”的委婉表达影响较大的宗教思想主要是道教和佛教。其中佛教来源于印度, 道教则诞生于中国本土。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 源自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集中论述道教生死观的是庄子, 庄子曰:“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其生若浮, 死若休。“认为生死本是连续一体的, 人应顺从命运。这种达观淡泊的生死观在道教的“死亡”委婉语中得以充分体现, 庄子云:“圣人之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死”只是“随物而化”罢了故“死亡”也就委婉地称为“物化”或称为“遁化”、“隐化”、“迁形”等。由道家思想进一步发展而来的道教则追求生命不灭, 肉体成仙。于是便有了“归道”、“化仙”、“升天”、“升仙”、“登仙”、“仙游”、“仙逝”等死亡的委婉表达; 人死如蝉蜕壳, 因此就有了“蝉蜕”、“蜕化”等委婉

表达, 或如鸟生双翼飞天于是便有了“羽化”、“升天”或得道成仙骑着白鹤而去, 因此婉称“跨鹤”、“化鹤”、“驾鹤西游”等。

佛教发源自古印度并于东汉年间传入我国的。佛教认为芸芸众生都依其“业”和“因缘”而在“六道”中“轮回”, 苦难和烦恼永无止境, 只有皈依佛门, 通过念佛、诵经、供奉、受戒、禅悟等修炼方式和行善积德来修得正果, 才可以脱离“六道轮回”, 达到不生不灭、脱离烦恼的佛的境界。这是每一个佛教徒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这种思想在他们特有的一套“死亡”委婉语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坐化”、“示灭”、“归真”、“归寂”、“灭度”、“寂灭”、“示寂”、“圆寂”和“成佛”等。这些委婉语散发着浓郁的佛教气息, 体现了佛教鲜明的文化特质。

此外,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土受汉文化的影响,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表现为与道教思想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这从“死亡”委婉语的运用上也可可见一斑。除上述死亡的委婉表达之外, 佛教也采用了道教所用的“死亡”委婉语, 如:“仙去”、“升仙”、“登仙”、“仙逝”、“仙游”等。其实, 佛教本没有“仙”的概念, 只有“六道”中“天”的概念, 如人修炼达不到成佛的境界, 可以退而求其次, 即死后往生到“天道”中, 天道里的众生就是“天人”了, 天人只享福, 没有劳作和物质困乏之虞。这一点与道教所说的神通广大的“仙”是比较接近的, 为了迎合世俗文化心态, 二者便合为一体了。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中华民族没有一个共同的、统一的宗教信仰, 这种宗教的多元化使得汉语中源自宗教的“死亡”委婉语大多未能作为全民语言共核进入《现代汉语词典》; 而且, 就是少数进入者也多保留着鲜明的语域特征, 如“羽化”乃“道教徒称人死”, “圆寂”则是“佛教用语”等等, 一般仅在宗教圈中使用。相反, 由于英语国家的宗教一元化, 基督教为全民所共同信奉, 诸多源于基督教文化的“死亡”委婉语大多全民化,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委婉用语。